

《法句經》（T210）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

蘇錦坤

阿含研究小組

法鼓佛學學報第 24 期 頁 1-59（民國 108 年），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24, pp. 1-59 (2019)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6889/DDJBS.201906_(24).0001

ISSN: 1996-8000

摘要

近代學者對 T210《法句經》源頭文本（source text）所隸屬的「部派」有諸多探討，例如印順法師、黃懺華、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等數位學者認為「初譯」即「核心 26 品」，其源頭文本為巴利《法句經》；呂澂則主張其出自「化地末宗」，或者如法光法師（Bhikkhu Dhammajoti）持保留態度，認為「『核心 26 品』中至少有些偈頌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而且有些偈頌的譯詞顯示其印度語系文本（Indic text）的語言可能既不是巴利（Pāli），也不是梵文（Sanskrit）」。¹屈大成則主張：「初譯出自赤銅鑼部或法藏部或化地部。……全本為赤銅鑼部併合有部。」

但是，支謙〈《法句經》序〉描述《法句經》（T210）經由「初譯」、「後譯」及「編訂」三個步驟而成。如果未能辨識出「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並就兩組的特性深入探討，就無法解答諸如「隸屬的部派」、「源頭文本的語言」、「重譯偈頌」、「不同語言版本的系譜關係」等等議題，因此應先探索此一辨識方法。

本文提出「梵巴偈頌的分章差異」、「梵巴偈頌的用字差異與對單字的詮釋差異」、「誤譯的偈頌」、「重譯偈頌」與「核心 26 品的後綴偈頌」等五種方法來辨識前譯與後譯偈頌，希望能夠藉此作為討論平台，以激發其他辨識方法的增補或評判。

目次

- 一、前言
- 二、辨別「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的早期構想
- 三、梵巴偈頌的分章差異
 - (一)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
 - (二) 巧言多求，放蕩無戒
 - (三) 明智所譽，唯稱是賢
 - (四)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
- 四、梵巴偈頌的用字差異或對單字的詮釋差異
 - (一) 奉戒思惟
 - (二) 弓工調角
 - (三) 已度癡淵
- 五、「誤譯」的偈頌
 - (一) 不知成敗事
- 六、重譯偈頌
 - (一) 「墮地獄」與「墮惡道」
 - (二) 明行成立，忍和意定
 - (三) 「生死非常空」與「知眾行空」
- 七、後綴偈頌
 - (一) 漢譯〈放逸品〉與巴利〈不放逸品〉
 - (二) 漢譯〈道行品〉與巴利〈道品〉
 - (三) 漢譯〈象喻品〉與巴利〈象品〉
- 八、結語
- 附錄：本文判定的《法句經》偈頌

關鍵詞

法句經、初譯偈頌、後譯偈頌、偈頌誤譯、偈頌分章

一、前言

現今存世的三國維祇難、竺將炎、支謙譯《法句經》（T210）不是單純的一次翻譯的成果。支謙〈《法句經》序〉中說：「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¹這是第一譯（本文稱此為「初譯」）。

「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²這是第二譯（本文稱此為「後譯」）。「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³這是將前後兩譯合為一部的編訂（本文稱此為「編訂」）。⁴

關於今本 T210《法句經》所隸屬的部派，印順法師主張「維祇難所傳的二十六品，……雖與錫蘭本不能盡合（次第是十九相合的），大體可說一致。」⁵黃懋華也有相同的意見。⁶又如，呂

* 收稿日期：2018/07/09；通過審核日期：2019/06/10。

本文承蒙新加坡佛教學院（BCS）的紀寶教授與法鼓文理學院的竺法樂法師（Bhikkhuni Dhammadinnā）分別提供筆者 Dhammajoti（1995）與 Willemen（1978）兩本專書，白瑞德教授（Rod Bucknell）、陳世峰先生（SF Chin）與紀寶教授協助解讀部分偈頌，法鼓文理學院的博士生李周淵同學校讀初稿，在此向他們致謝。也感謝兩位審稿老師指正了本文初稿的缺失，讓筆者受益不少。

本文在筆者點校 T210《法句經》、T211《法句譬喻經》、T212《出曜經》與 T213《法集要頌經》的過程中逐漸成形，感謝 CBETA 惠敏法師與吳寶源對此次點校的勉勵與協助。本文的一些構想倚賴對應偈頌的查證，筆者編列的「對應偈頌對照表」從《CBETA 電子佛典集成》、Devasanti 的部落格、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站與 Franz Bernhard 在 University of Oslo 的網站得到最大的幫助，節省了筆者不少來回對照查閱的時間與精力，在此致謝。

¹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50a9-11。

²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50a25-26。

³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50a26-27。

⁴ 《出三藏記集》卷 7：「〈法句經序〉第十三，未詳作者」，CBETA, T55, no. 2145, p. 47a1。筆者認為此篇〈法句經序〉的作者為支謙，請參考蘇錦坤，〈〈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2014 年，頁 84-86。

⁵ 釋印順，〈法句序〉，《華雨香雲》，臺北：正聞出版社，1982 年，頁 215。

激主張：「藉此品次分析，……復可刊定其學說系統出自『化地末宗』無疑。」⁷ 水野弘元雖未明確指稱 T210《法句經》隸屬任何部派，但是認為「最初譯出 500 偈本(巴利系)的《法句經》，……後來得到 900 偈（《優陀那（自說）品》）的梵本，藉此訂正追補前譯。」⁸ 屈大成主張：「初譯出自赤銅鑠部或法藏部或化地部。……全本為赤銅鑠部併合有部。」⁹

歐美學者則將這「二十六品」（T210《法句經》的 9-32, 34、35 等 26 品）稱為「核心 26 品」（core 26 chapters）。法光法師（Bhikkhu Dhammajoti）指出「畢亞（Samuel Beal）、布臘夫（John Brough）、水野弘元（Mizuno Kōgen）等學者認為『核心 26 品』即是譯自巴利《法句經》」，¹⁰ 他本人則持保守的態度，認為「核心 26 品」中至少有些偈頌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因為有些偈頌的譯詞顯示其印度語系文本（Indic text）的語言可能既不是巴利（Pāli），也不是梵文（Sanskrit）。¹¹

⁶ 黃懺華，〈《法句經》談概〉，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91·經典研究論集》，臺北：大乘文化，1979 年，頁 186-187，也主張「兩者大概一致」。

⁷ 呂澂，〈法句經講要〉，《呂澂——大師講解經論》，新北：大千出版社，2012 年，頁 104-105。

⁸ 水野弘元著、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臺北：法鼓文化，2003 年，頁 35。「藉此訂正追補前譯。」原書作「可藉此訂正追補前譯。」

⁹ 屈大成，《法句經今注今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4 年，頁 25。也可參考屈大成，〈論《法句經》的版本及其所屬部派〉，《五台山研究》122，2015 年，頁 37-42。

¹⁰ Bhikkhu Dhammajoti,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 Sri Lanka: University of Kelaniya, 1995, p. 69. 可參考 Samuel Beal, *Text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Commonly Known as Dharmapada, with Accompanying Narrative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Trübner & Co., 1878.

¹¹ Bhikkhu Dhammajoti,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pp. 69-90.

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則主張「核心 26 品」出自“Mahīśāsaka”（化地部、彌沙塞部），而此外的〈無常品〉、〈多聞品〉、〈篤信品〉、〈戒慎品〉、〈惟念品〉、〈言語品〉與〈泥洹品〉則來自“Sarvāstivāda”（說一切有部），但是並未申明作此一主張的理由。¹²

筆者以為，不應該僅依賴少數幾首偈頌的特點，即對《法句經》文本的部派歸屬驟下結論，此類判斷應該基於較大數量的偈頌比較研究。而且就 T210《法句經》而言，應先分辨出「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依據各首偈頌的分章、用字、所在的品名與位於各品的位置作為推斷來源的佐證。雖然依據目前現況，可能無法完全理據十足地判定所有偈頌，但是只要講明鑑別的方法，相信能逐漸增加分辨出的偈頌數量，有助於此一問題的解答。

由於〈《法句經》序〉敘述初譯時，依維祇難帶來的「五百偈本」進行翻譯，¹³ 本文將「初譯」暫擬為譯自巴利《法句經》（或者在傳本譜系與之十分接近的傳本）；但是，這並非意味著「初譯」等同於「核心 26 品」，此一差別將在下文陸續釐清。¹⁴

¹² Charles Willemen,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Fa ji yao song jing* T.213, Berkeley: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BDK, 2013, p. 3.

¹³ 《法句經》卷 1：「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CBETA, T04, no. 210, p. 566c4-6。

¹⁴ Bhikkhu Dhammajoti,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p. 69, line 35-37. 「核心 26 品」意指今本 T210《法句經》的「9-32、34-35」等品。法光法師指出：「並非所有『核心 26 品』的偈頌均譯自巴利《法句經》」。舉例來說，「核心 26 品」之中有些偈頌在巴利《法句經》未出現對應偈頌，卻在《優陀那品》有對應偈頌。因此，有可能在「編訂」時將「後譯偈頌」編入初譯「核心 26 品」之中。例如〈9 雙要品〉第 3、4 兩頌，對應偈頌為 Uv 31.25-26，但是此兩頌在巴利《法句經》無對應偈頌，請參考筆者部落格「Correspondence Tables of Chinese Verses among T210, T212 and T213, 《法句經》、《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2/31.html> (2019/3/15)。亦可參考蘇錦坤，〈〈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頁 77-132。

本文提出「梵巴偈頌的分章差異」、「梵巴偈頌的用字差異與對單字的詮釋差異」、「誤譯的偈頌」、「重譯偈頌」與「核心 26 品的後綴偈頌」等五種方法來辨識前譯與後譯偈頌，希望能夠藉此作為討論平台，以激發其他辨識方法的增補或評判。最後在文末〈附錄〉將所有討論過的偈頌列表，標識本文對其所作的「初譯」或「後譯」的推斷，並且簡述此處判定的依據。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元、明藏」或「明藏」，以單引號「」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藏」）、《普寧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元藏」）或《徑山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明藏」，或稱「嘉興藏」）。

為行文簡潔、指稱方便，本文以「核心 26 品」稱「T210《法句經》的 9-32、34、35 等 26 品」，以「外 13 品」指稱「T210《法句經》『核心 26 品』之外的 13 品」。以“PED”指稱 T. W. Rhys Davids 與 William Stede 的《巴英字典》，¹⁵ 以「P. 2381」指稱「法藏敦煌遺書 P. 2381 號寫卷」。¹⁶ 以「甘博寫本」指稱「甘肅博物館藏《法句經》寫本」。¹⁷

¹⁵ T. 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25.

¹⁶ 本文最初參考的「法藏敦煌遺書 P. 2381 寫卷」的圖版為方廣錫教授所提供，在此致謝。讀者也可直接檢視法國國家圖書館網址 BnF Gallica,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303274r.r=Pelliot%20chinois%202381?rk=21459;2> (2019/3/15)。

¹⁷ 請參考蘇錦坤，〈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10，2015 年，頁 19-39。

二、辨別「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的早期構想

早期分辨「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的構想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以「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來作判定的標準，前者為「初譯」，後者為「後譯」。第二種是以「核心 26 品」為判定標準，「核心 26 品」中的偈頌為「初譯」，此外為「後譯」。這兩種方法都不盡理想，因為「初譯偈頌」也有可能是五言句，「後譯偈頌」也有可能是四言句，詳細論述見於後文；「核心 26 品」中的偈頌，不完全是出自「初譯」，甚至有「核心 26 品」中的某一品，其第一、第二首偈頌即出自「後譯」。這些文獻證據會在下文呈現，以下先回顧早期學者的構想。

魏查理可能是最早提出分辨構想的學者，他主張「《法句經》(T210) 之中，譯自巴利《法句經》的偈頌是四言偈頌，譯自《優陀那品》的偈頌大都是五言偈頌。五言偈頌的翻譯似乎比四言偈頌晚。」¹⁸ 此一主張已經受到法光法師的質疑，筆者也在〈《法

¹⁸ Charles Willemen,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Fa Chi Yao Sung Ching*,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8, p. XIV. “When we look at the form of the verses in F.Ch. (法句經), we see that those translating the Dhp. are tetrasyllabic. Verses from an Uv. are very often pentasyllabic. Pentasyllabic verses seem to be more recent than tetrasyllabic verses.” 魏查理在 2013 年修訂後出版同一書，書中作此類似陳述：“When we look at the form of the verses in the Faju Jing, we see that those translating the core Mahīśāsaka text are tetrasyllabic. Similarly, in the Chuyao Jing most stanzas borrowed from the Faju Jing are tetrasyllabic. Verses from a so-called Udānavarga are very often pentasyllabic.Jan Nattier wri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Zhi Qian’s verses are pentasyllabic. Zhi Qian (支謙) seems to have respected Zhu Jiang-yan’s (竺將炎) first translation, and added his own pentasyllabic parts.” 此處已刪去 “Pentasyllabic verses seem to be more recent than tetrasyllabic verses.” 見 Charles Willemen,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Fa ji yao song jing* T.213, p. 6。上述所引的 Jan Nattier 的意見並非定論，支謙翻譯的偈頌是否大多數為五言句，T210《法句經》的「後譯」偈頌是否全數為五言句，仍有待探討。

句經》的「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一文論列此一主張不能成立。¹⁹

另一個方法是以篇章辨別「初譯」，如法光法師指出：「畢亞、布臘夫、水野弘元等學者認為『核心 26 品』即是譯自巴利《法句經》」，²⁰也就是說，這些學者以「核心 26 品」為「初譯」，其他品的偈頌則為「後譯」。

實際進行偈頌標點與編號計數之後，發現漢譯《法句經》的「核心 26 品」總共有 511 頌。由於巴利《法句經》僅有 423 頌，如果「初譯」所依據的版本是巴利《法句經》，因為支謙〈《法句經》序〉提及「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²¹所以「初譯偈頌」的數量應該少於 400 頌；那麼一定是在「編訂」階段將「後譯偈頌」加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排除上述兩種分辨方法之後，筆者揣測：初譯可能出自與今本「巴利《法句經》」十分近似的版本，但不完全是巴利版；也有可能是比巴利版更簡省的版本（如波特那《法句經》，偈頌比巴利版少，用字顯得較古老）；或者甚至是在巴利版本的基礎上加以擴編之後的版本。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堅稱「初譯就是依據『巴利《法句經》』，並且譯出的偈頌未經譯者更動其本來所隸屬的〈品〉」；那麼依此一原則，現存「核心 26 品」的偈頌如果其對應偈頌位於不同品，就應該算作後譯；扣除此類偈頌，會讓初譯的偈頌減少到 340 頌左右。²²

¹⁹ 蘇錦坤，〈《法句經》的「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福嚴佛學研究》9，2014 年，頁 23-48。

²⁰ Bhikkhu Dhammajo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p. 69.

²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6c15-16。

²² 這是筆者的估計數量，為了行文簡潔，不贅述詳細點算過程。

《法句經》的「編訂」階段有三種可能狀況；

1. 僅單純將「後譯偈頌」編為「外 13 品」，再重編各品次序，實際上並未將「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

2. 不僅將「後譯偈頌」編為「外 13 品」，還將數首「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但是，未將「初譯偈頌」移到「外 13 品」之中。

3. 不僅將「後譯偈頌」編為「外 13 品」，也將數首「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還將數首「初譯偈頌」移到「外 13 品」之中。

目前可以推論此經編訂時，有「將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的現象，但是對於是否「將後譯偈頌編入第一次翻譯的 26 品之中」，尚無定論；這些都有待累積更多的研究成果，以作進一步的考證。

三、梵巴偈頌的分章差異

存世的漢語雕版《大藏經》所收錄的《法句經》，並無明顯的偈頌起訖標記，也因此造成今人對某些偈頌起訖的認定不一致。筆者所見的「甘肅博物館藏《法句經》寫本」與「法藏 P. 2381《法句經》寫本」圖檔，兩者均有「天頭」、「地腳」，四周有界欄，界欄之中有格線分隔各行，每行劃線分成四欄。一首偈頌抄錄一行，四句偈為每句一欄；六句偈則兩句一組，各組之間有小間距，第一組位於第一欄與第二欄上半，第二組位於第二欄下半與第三欄上半，第三組位於第三欄上半與第四欄。在「寫本時期」，雖然無法確定每一部「《法句經》寫本」都以此方式來傳鈔，但是，至少證明曾有傳世寫本以此一方式來標誌一首偈頌。

以筆者所見的梵、巴、犍陀羅《法句經》，均有明顯的偈頌起訖標記。其中有些 T210《法句經》偈頌的梵、巴、犍陀羅對應

偈頌出現句數差異，某些梵文偈頌是四句，而其巴利對應偈頌為六句；另有一些偈頌則情況相反。從此類漢譯偈頌定義一首偈頌為四句或六句的「分章」，可以判斷是否與巴利對應偈頌的分章相同，進而判斷此頌是否出自初譯。以下略舉數例說明此類情況。

（一）斷濁黑法，學惟清白

〈10 放逸品〉第 20 頌：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
度淵不反，棄猗行止，
不復染樂，欲斷無憂。²³

如〈表 1〉所示，《優陀那品》的〈16 雜品〉第 14 頌（Uv 16.14）²⁴有六句，顯然是巴利《法句經》的〈6 智者品〉第 12、13 頌（Dhp 87, 88）²⁵的前六句。²⁶至於巴利此兩頌的後兩句，不僅未出現在梵文的下一頌（16.15 頌）²⁷，也未在〈16 雜品〉中出現。

從《優陀那品》的觀點來看，《出曜經》的對應偈頌也在〈17 雜品〉，譯作六句：「斷濁黑法，學惟清白，渡淵不反，棄猗行止，不復染樂，欲斷無憂。」²⁸此一譯文其實是全盤抄自 T210《法

²³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2c27-29。

²⁴ Uv 16.14 見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 p. 228.

²⁵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Oxford: PTS, 1995, p. 24-25.

²⁶ 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站即將 Uv 16.14 列為 Dhp 88、89 兩頌的對應偈頌，請參考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06-Pandita.htm> (2019/6/14)。

²⁷ Uv 16.15 見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29.

²⁸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05a17-18。

句經》的〈10 放逸品〉。²⁹ 此一偈頌是〈10 放逸品〉的最後一頌，判為「六句偈」應是毫無疑義。因此，此處不是譯自巴利《法句經》，也不是出自波特那《法句經》。³⁰

以《法集要頌經》的〈16 清淨品〉第 11 頌而言，³¹ 此四句涵蓋了《優陀那品》16.14 頌六句的句意，而隨後第 12 頌即與 16.15 頌相對應，可見此一版本譜系並無巴利對應偈頌的最後兩句。³²

因此，此首偈頌雖位於「核心 26 品」之中，卻不是譯自巴利《法句經》。從〈表 1〉可以看出，在「核心 26 品」之中有〈10 放

²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2c27-29。對應偈頌請參考筆者部落格「《法句經》·《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T210 Chapter 10 (T04.562b)《法句經》〈10 放逸品〉」，<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0/t210-chapter-10-t04562b10.html> (2019/3/15)。《法句經》與《出曜經》的譯文「度淵不反」，與巴利偈頌“Okā anokamāgāmma”（從在家而出家）相當，“oka”有「家、住所」與「水、淵」兩種字義，漢譯顯然是選取後者（請參考 PED, p. 162: “oka”）。《雜阿含 551 經》：「斷一切諸流，亦塞其流源」CBETA, T02, no. 99, p. 144b4-5，相當於巴利對應經典《相應部 22.3 經》“Okāṃ pahāya aniketasāri” (S iii 9)，Bhikkhu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2000, p. 59，譯為“Having left home to roam without abode”（捨家而無家遊方）；此處漢譯也是將“oka”（家）譯作「源流」（水、淵）。

³⁰ Margaret Cone, “Patna Dharmapad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3, 1989, pp. 101-217。也可參考 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站 Ancient Buddhist Texts,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01-Pair.s.htm> (2019/6/14)。對應偈頌請參考 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站 Ancient Buddhist Texts,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06-Pandita.htm> (2019/6/14)。

³¹ 《法集要頌經》的〈16 清淨品〉相當於《出曜經》的〈17 雜品〉與《優陀那品》的〈16 雜品〉，「清淨品」的品名似乎出自誤譯。

³² 《法集要頌經》卷 2〈16 清淨品〉：「持戒常清淨，清淨晡沙他，三業恒清淨，清淨名出家。」CBETA, T04, no. 213, p. 785b10-11。相當於《優陀那品》的〈16 雜品〉第 15 頌 (Uv 16.15)，請參考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29: “śuddhasya hi sadā phalguḥ śuddhasya poṣathah sadā | śuddhasya śuci karmaṇah sadā sampadyate vratam ||”「晡沙他」為“poṣathah”的音譯，證實《法集要頌經》確實有梵本為依據。

逸品〉第 20 頌（六句）與〈14 明哲品〉第 15、16 頌，³³ 此兩組偈頌與巴利《法句經》的〈6 智者品〉第 12、13 頌（Dhp 87, 88）相當；前者應該是與《優陀那品》16.14 頌相近而不是出自「初譯」，後者才是在偈意、句數和品名與巴利本相符。

〈表 1〉非譯自巴利《法句經》的「核心 26 品」偈頌

經題與品名	偈頌一	偈頌二
巴利《法句經》 〈6 智者品 Paṇḍitavaggo〉	Kaṇhaṃ dhammaṃ vipphāya, sukkaṃ bhāvētha paṇḍito; Okā anokamāgamma, viveke yattha dūramaṃ. (87) 智者已捨黑法而勤 修善法，從在家而 出家，獨居於難居 之處。	Tatrābhiratimiccheyya, hitvā kāme akiñcano; Pariyodapeyya attānaṃ, cittakleśeḥi paṇḍito. (88) 樂於彼處、已捨棄一切 貪欲、已清淨自己的心 穢的智者一無所有。
波特那《法句經》 〈15 漏品 Āsavavarggaḥ〉	kihne dhamme viprahāya śukre bhāvētha paṇḍitā okā anokam āgāma viveko yattha dūramaṃ (15.3)	tatthābhiratim eṣāṇā hettā kāme akiñcanā pariyodametha attānaṃ cittaṃ kileśeḥi sabbaśo (15.4)
《優陀那品》 〈16 雜品 Prakīṇakavarga〉	kṛṣṇān dharmān viprahāya śuklān bhāvayata bhikṣavaḥ okād anokam āgamyavivekam anubṛmhaḥ	

³³ 《法句經》卷 1〈明哲品 14〉：「斷五陰法，靜思智慧，不反入淵，棄猗其明。抑制情欲，絕樂無為，能自拯濟，使意為慧。」CBETA, T04, no. 210, p. 564a21-24。

	tatra cābhirametāryo hityā kāmān akimcanah (16.14)	
T210 《法句經》 〈10 放逸品〉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度淵不反，棄猗行止，不復染樂，欲斷無憂。 (20)	
T210 《法句經》 〈14 明哲品〉	斷五陰法，靜思智慧，不反入淵，棄猗其明。(15)	抑制情欲，絕樂無為，能自拯濟，使意為慧。 (16)
《出曜經》 〈17 雜品〉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渡淵不反，棄猗行止，不復染樂，欲斷無憂。 (13)	
《法集要頌經》 〈16 清淨品〉	除斷濁黑業，惟修白淨行，度愛得清淨，棄捨穢惡行。 (11)	

(二) 巧言多求，放蕩無戒

〈9 雙要品〉第 21 頌：

巧言多求，放蕩無戒，
懷姪怒癡，不惟止觀，
聚如群牛，非佛弟子。³⁴

³⁴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2b13-15。

在巴利《法句經》的〈1 雙品〉³⁵與 T210《法句經》的〈9 雙要品〉，都是兩首偈頌用字類似，而偈意一正一反，相對成義，正是所謂「〈雙要品〉者，兩兩相明，善惡有對，舉義不單」。³⁶〈表 2〉所列的 T210《法句經》兩首偈頌是〈9 雙要品〉第 21 頌與第 22 頌，³⁷前一頌漢譯作六句，巴利對應偈頌欠缺與「懷姪怒癡，不惟止觀」相當的詞句而只有四句，不符合巴利〈1 雙品〉的體例（漢譯所謂的「兩兩相明，善惡有對，舉義不單」）。³⁸

檢閱《出曜經》的對應偈頌，與第 21 頌對應的是〈5 放逸品〉第 7 頌：「雖多誦習義，放逸不從正，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³⁹只有四句；與第 22 頌對應的是〈5 放逸品〉第 6 頌：「說法雖微少，一意專聽受，此名護法人，除去姪怒癡，眾結永盡者，故名為沙門。」⁴⁰

〈表 2〉所列的對應偈頌之中，僅巴利《法句經》與 T210《法句經》收錄在〈雙品〉（*Yamaka vagga*）的最後兩頌，其他版本則位處〈放逸品〉⁴¹、〈長老品〉⁴²與〈言語品〉⁴³。兩首均作四

³⁵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1-6.

³⁶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2a11-12。

³⁷ 《法句經》卷 1〈雙要品 9〉：「時言少求，行道如法，除姪怒癡，覺正意解，見對不起，是佛弟子。」CBETA, T04, no. 210, p. 562b15-17。

³⁸ 巴利《法句經》第 19 頌，筆者譯為「雖然誦習很多經典，放逸的人不依教法實行，他如同牧牛者計數他人的牛，不能算是沙門的一份子。」第 20 頌，筆者譯為「即使未誦習眾多經典，他依教奉行，真正智的解脫者斷除貪、瞋、癡，他於此世、他世不執著，他是沙門的一份子。」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m*, pp. 5-6.

³⁹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43b18-19。

⁴⁰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58c22-24。

⁴¹ 見註 39 與註 40。

⁴² 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1, p. 149.

⁴³ 請參考 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站：<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16-Verbalising.htm> (2019/6/15)。

句的有《法集要頌經》⁴⁴、梵文《優陀那品》⁴⁵與犍陀羅《法句經》⁴⁶，前頌作四句、後頌作六句的有巴利《法句經》與波特那《法句經》，只有 T210《法句經》兩首均為六句，並且符合「兩兩相明」的形式。依照此品的結集體例，應是 T210《法句經》較為合理。因此，很可能 T210《法句經》此兩頌保留了古義，或者至少是一個獨特的版本。

因此，此兩首偈頌雖位於「核心 26 品」，同樣列在對應的〈雙要品〉最後兩頌，卻可能不是譯自巴利《法句經》。值得注意的是，尚未發現任何已知的《法句經》版本與這兩首偈頌同為六句。

〈表 2〉T210《法句經》〈9 雙要品〉21、22 頌之對應偈頌

經題與品名	偈頌一	偈頌二
T210《法句經》的〈9 雙要品〉	巧言多求，放蕩無戒，懷姪怒癡，不惟止觀，聚如群牛，非佛弟子。（21）	時言少求，行道如法，除姪怒癡，覺正意解，見對不起，是佛弟子。（22）
《出曜經》〈5 放逸品〉	雖多誦習義，放逸不從正，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	說法雖微少，一意專聽受，此名護法人，除去姪怒癡，眾結永盡者，故名為沙門。
《法集要頌經》〈4 放逸品〉	雖誦習多義，放逸不從正，如牧數他牛，難獲沙門果。	若聞惡而忍，說行人讚嘆，消除貪瞋癡，彼獲沙門性。
巴利《法句經》〈1 雙品〉	Bahu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 na takkaro hoti naro pamatto; Gopova gāvo gaṇayaṃ paresaṃ, na bhāgavā sāmāññassa hoti. (19)	Appa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 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 Rāgañca dosañca pahāya moham, sammappajāno

⁴⁴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79b13-17。

⁴⁵ Uv 4.22-4.23,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145.

⁴⁶ 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p. 149.

	雖然誦習很多經典，放逸的人不依教法實行，他如同牧牛者計數他人的牛，不能算是沙門的一份子。	<p>suvimuttacitto; Anupādiyāno idha vā huraṃ vā, sa bhāgavā sāmāññassa hoti. (20)</p> <p>即使未誦習眾多經典，他依教奉行，具正智的解脫者斷除貪、瞋、癡，他於此世、他世不執著，他是沙門的一份子。</p>
《優陀那品》〈4 apramāḍavargaḥ 不放逸品〉	<p>subahv apīha sahitaṃ bhāṣamāṇo na tat karo bhavati naraḥ pramattaḥ gopaiva gāḥ saṃgaṇayan pareṣāṃ na bhāgavān śrāmaṇyārthasya bhavati (4.22)</p>	<p>alpam api cet sahitaṃ bhāṣamāṇo dharmasya bhavati hy anudharmacārī rāgaṃ ca doṣaṃ ca tathaiva moḥaṃ prahāyabhāgī śrāmaṇyārthasya bhavati (4.23)</p>
毘陀羅《法句經》〈12 Thera 長老品〉	<p>baho bi ida sahida bhaṣamaṇa na takaru bhodi naru pramatu govo va ga'u gaṇa'u pareṣa na bhakava ṣamaññathasa bhodi. (12.9)</p>	<p>apa bi ida sahida bhaṣamaṇa dhamasa bhodī aṇudhamacari aṇuvadīṇu idha va horo va so bhakava ṣamaññathasa bhodi. (12.10)</p>
波特那《法句經》〈16 Vācā 言語品〉	<p>bahuṃ pi ce sahitaṃ bhāṣamāṇo na takkaro hoti naro pramatto gopo va gāvo gaṇayaṃ paresaṃ na bhāgavā śāmaññassa hoti (16.13)</p>	<p>appaṃ pi ce sahitaṃ bhāṣamāṇo 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 rāgaṃ ca doṣaṃ ca prahāya moḥaṃ vimuttacitto akhilo akaṃcho anupādiyāno iha vā hure vā sa bhāgavā śāmannassa hoti (16.14)</p>

（三）明智所譽，唯稱是賢

〈25 忿怒品〉第 10、11 頌：

明智所譽，唯稱是賢，慧人守戒，無所譏謗。

如羅漢淨，莫而誣謗，諸人咨嗟，梵釋所稱。⁴⁷

「諸人咨嗟」四字，「宋、元、明藏」作「諸天咨嗟」。從下文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可見，應以「諸天咨嗟」為合適。

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為 229、230 頌（位於〈17 瞋恚品〉）：

Yam ce viññū pasaṃsanti anuvicca suve suve;

Acchiddavuttiṃ medhāviṃ paññāsīlasamāhitaṃ. (Dhp 229) ⁴⁸

（在日復一日的觀察下，沒有惡行、聰敏、具戒與慧的人，為智者所讚譽。）

Nikkhaṃ jambonadasseva ko taṃ ninditum arahati;

Devāpi naṃ pasaṃsanti brahmunāpi pasaṃsito. (Dhp 230) ⁴⁹

（誰夠資格去譴責這樣一位像閻浮提金一樣純淨的人？諸天與梵天都讚嘆他。）⁵⁰

從〈表 3〉可見，巴利《法句經》在此兩頌與犍陀羅《法句

⁴⁷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8a18-20。

⁴⁸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65.

⁴⁹ 同註 48。

⁵⁰ “jambonadasseva” 為 “jambonadassa-iva”（像閻浮提金一樣）。《雜阿含 882 經》卷 31：「譬如一切金，以閻浮提金為第一」CBETA, T02, no. 99, p. 222a17-18。「宋、元、明藏」此處「閻浮提金」的異讀作「閻浮檀金」。

經》⁵¹、波特那《法句經》⁵² 用字相同，只是因各自版本的語言而造成拼字略有差異。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與《優陀那品》的 Uv 29.47、29.48⁵³ 比較，Dhp 229 前半頌與 Uv 29.47 前半頌相當，後半頌卻與 Uv 29.48 前半頌有近似的字而句意不同。⁵⁴ Dhp 230 前半頌與 Uv 22.11 後半頌相當，但是 Uv 29.47 與 Uv 29.48 並未出現與 Dhp 230 後半頌類似的字句。

因此，T210《法句經》此兩頌與《優陀那品》相差較大。但是，素來與梵文《優陀那品》對應關係緊密的《法集要頌經》⁵⁵ 卻只有六句一頌，與前者的兩頌各四句不同。

〈表 3〉巴利《法句經》229、230 頌之對應偈頌

經名	偈頌一	偈頌二
巴利《法句經》（Dhp 229, 230）	Yaṃ ce viññū pasamsanti anuvicca suve suve; Acchiddavuttiṃ medhāviṃ paññāsīlasamāhitam. 在日復一日的觀察下，沒有惡行、聰敏、具戒與慧的人，為智者所讚譽。	Nikkhaṃ jambonadasseva ko taṃ ninditum arahati; Devāpi naṃ pasamsanti brahmunāpi pasamsito. 誰夠資格去譴責這樣一位像閻浮提金一樣純淨的人？諸天與梵天都讚嘆他。
犍陀羅《法句經》（241、242 頌） 〈智者品 paṇida〉	yo nu ho viñā praśa adi aṇuija śuhaśuhu achidravuti medhavi prañāsīlasamahida	nikhu jabodaṇaseva ko ṇa ninidu arahadi deva mi ṇa praśajadi bramoṇa vi praśajidu.

⁵¹ 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p. 157.

⁵² 請參考 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站：<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16-Verbalising.htm> (2019/6/15)。

⁵³ Uv 29.47-48,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386.

⁵⁴ Uv 29.48 未出現和 Dhp 229 “Acchiddavuttiṃ”（沒有瑕疵行為的）相當的字。

⁵⁵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93c27-29。

波特那《法句經》 (286、287 頌)〈言語品 vācā〉	yaṃ ca viñū praśaṃsanti anuvicca suve suve acchidravattim medhāvim praṇñāsīlasamāhitam	nikkhaṃ jāmbūnadasseva ko taṃ ninditum arihati 20eva pi naṃ praśaṃsanti brahmaṇā pi praśaṃsito.
《優陀那品》(Uv 29.47, 29.48)	yaṃ tu vijñāḥ praśaṃsanti hy anuyujya śubhāsubham praśaṃsā sā samākhyātā na tv ajñair yaḥ praśaṃsitah (29.47)	medhāvinam vṛtta yuktaṃ prājñam śīleṣu saṃvṛtam niṣkaṃ jāmbunadasyaiva kaṣ taṃ ninditum arhati (29.48)
T210《法句經》〈25 忿怒品〉第 10、11 頌	明智所譽，唯稱是賢， 慧人守戒，無所譏謗。	如羅漢淨，莫而誣謗， 諸人咨嗟，梵釋所稱。
《出曜經》〈雙要品 30〉 ⁵⁶	叡人所譽，若好若醜， 智人無缺，叡定解脫， 如紫磨金，內外淨徹。	
《法集要頌經》〈相應品 29〉	智人所稱譽，若好兼及 醜，智人無缺漏，慧定得 解脫，如紫磨真金，內外 徹清淨。	

(四)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

〈20 愛身品〉第 1 頌：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學正不寐。⁵⁷

如〈表 4〉所顯示，此一巴利《法句經》⁵⁸ 對應偈頌為「四句

⁵⁶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52a10-11。

⁵⁷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c21-22，「宋、元、明藏」中，「稀」字作「希」字。

⁵⁸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45.

偈」，梵文《優陀那品》⁵⁹ 為「六句偈」。一方面 T210《法句經》缺乏與「智者應（至少）在夜中三時的任一時（均）保持警覺」相當的譯詞；另一方面，此一偈頌也缺與梵文《優陀那品》「猶如以深壕溝守護邊城」的偈意（與〈表 4〉中《出曜經》偈頌「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⁶⁰ 相當）。因此本頌內容與梵、巴對應偈頌均不相同。

〈表 4〉巴利《法句經》157 頌之對應偈頌

經題與品名	偈 頌	附 註
巴利《法句經》（Dhp 157）	Attānañce piyaṃ jaññā, rakk heyya naṃ surakkhitam; Tiṇṇaṃ aññataraṃ yāmaṃ, paṭijaggeyya paṇḍito. (157)	如果（他）知道愛惜自己，就應該保護應妥善保護的他，智者應（至少）在夜中三時的任一時（均）保持警覺。
《優陀那品》（Uv 5.15）	ātmānaṃ cet priyaṃ vidyād rakṣed enaṃ surakṣitam yathā pratyantanagaraṃ gamb hīraparikhaṃ dṛḍham trayāṇāṃ anyatamaṃ yāmaṃ pratijāgreta paṇḍitaḥ (5,15)	如果（他）知道愛惜自己，就應該保護應妥善保護的他，猶如以深壕溝守護邊城，智者應在夜中三時的任一時（均）保持警覺。
T210《法句經》〈20 愛身品〉第 1 頌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 悌望欲解，學正不寐。（1）	
《出曜經》〈6 念品〉第 12 頌	夫欲自念者，善宜自守護， 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 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悟。 （12）	

⁵⁹ Uv 5.15,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1965, p. 143.

⁶⁰ 《出曜經》卷 8〈念品 6〉：「夫欲自念者，善宜自守護，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悟。」CBETA, T04, no. 212, p. 652b11-13。

《法集要頌經》〈5 愛念品〉第 13 頌 ⁶¹	夫欲自念者，宜自善守護， 如防護邊城，乃牢固牆塹。 (13)	
------------------------------------	--------------------------------------	--

四、梵巴偈頌的用字差異或對單字的詮釋差異

巴利《法句經》與其他語言版本《法句經》之間出現對應偈頌用字不同或內容相異的現象，從 T210《法句經》對應偈頌可以判定與哪一版本較接近，進而推論此一漢譯偈頌的可能來源。

例如，巴利《法句經》第 1 頌前兩句作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⁶²（諸法是心所前導的、心所主宰的、心所造的），法光法師指出「除了巴利文本作 manomayā 以外，梵文、犍陀羅與波特那各本對應偈頌都作 manojavā」。⁶³ 從《法句經》的對應翻譯作「心為法本，心尊心使」，⁶⁴ 可知此處不是譯自巴利《法句經》。⁶⁵

⁶¹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0a17-18。

⁶²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1.

⁶³ 犍陀羅《法句經》、Patna《法句經》與《優陀那品》都作 manojavā，在法光比丘之前，John Brough 與 K. R. Norman 已作同樣的陳述。見 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p. 243. 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PTS, 1997, p. 61。請參考 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站 Ancient Buddhist Texts,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01-Yamaka.htm> (2019/3/15)，及 *Patna Dhammapada — Patna Dhamma Verses*, transcribed by Margaret Cone, 1989, translated by Bhikkhu Ānandajoti,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index.htm> (2019/3/15)。

⁶⁴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2a13。

⁶⁵ 此一首偈頌的詳細討論，請參考蘇錦坤，〈《法句經》的「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福嚴佛學研究》9，頁 38-39。

（一）奉戒思惟

〈33 利養品〉第 12、13 頌：

夫欲安命，息心自省，
如鼠藏穴，潛隱習教。
約利約耳，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清吉勿怠。⁶⁶

如〈表 5〉所顯示，巴利《法句經》365 頌與 366 頌（〈25 比丘品〉）⁶⁷ 分別和《優陀那品》13.8 頌與 13.12 頌（〈13 利養品〉）⁶⁸ 對應，從 T210《法句經》第二頌「奉戒思惟」可以看到，此句譯文顯然是反映同在〈利養品〉的梵文偈頌 “*śīleṣu susamāhitah*”⁶⁹（善安住於戒），而非在〈比丘品〉的巴利偈頌 “*alābhaṃ nātimaññati*”（不忽視自己的義利／解脫）。

由此可以推論，T210《法句經》〈33 利養品〉此頌譯為「奉戒思惟」不是來自巴利《法句經》。但是，T210《法句經》此兩頌為緊鄰的兩頌，《優陀那品》則否，或許源頭文本與存世的《優陀那品》也有所不同。

〈表 5〉巴利《法句經》365、366 頌之對應偈頌

經名	偈頌一	偈頌二
巴利《法句經》〈25 比丘品〉	<i>Salābhaṃ nātimaññeyya, nāññesaṃ pihayaṃ care; Aññesaṃ pihayaṃ bhikkhu,</i>	<i>Appalābhopi ce bhikkhu, salābhaṃ nātimaññati; Taṃ ve 23īve pasamsanti,</i>

⁶⁶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1c15-17。

⁶⁷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103.

⁶⁸ Uv 13.8,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02. Uv 13.12,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04.

⁶⁹ Uv 13.12 見註 68。

丘品〉	samādhim nādhigacchati. (365) 不應忽視自己的義利（解脫），不應欣羨他人，欣羨他人的比丘將無法得定。	suddhājīviṃ atanditaṃ. (366) 比丘即使所得（四事供養）甚少，他也不忽視自己的義利（解脫），他不怠惰，正命清淨，連天人都讚譽他。
《優陀那品》〈13 利養品〉	svalābhaṃ nāvamanyeta nānyeṣāṃ sṛṇhako bhavet anyeṣāṃ sṛṇhako bhikṣuḥ samādhim nādhigacchati (13.8)	alpajñāto 'pi ced bhavati śīleṣu susamāhitaḥ vidvāṃsas taṃ praśaṃsanti śuddhājīvaṃ atandritaṃ (13.12)
T210《法句經》〈33 利養品〉 ⁷⁰	自得不恃，不從他望， 望彼比丘，不至正定。	約利約耳，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清吉勿怠。
T210《法句經》〈34 沙門品〉 ⁷¹	學無求利，無愛他行， 比丘好他，不得定意。	比丘少取，以得無積， 天人所譽，生淨無穢。
T212《出曜經》〈14 利養品〉 ⁷²	自得不恃，不從他望， 望彼比丘，不至正定。	約利約可，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清潔勿怠。
T213《法集要頌經》〈13 利養品〉 ⁷³	自利尚無貪，豈貴他名譽？ 百味如膏車，支形得行道。 苾芻貪利養，不得三摩地， 知足常寂靜，止觀可成就。 ⁷⁴	謹慎常依戒，無貪智者讚， 淨行正根力，應當自思惟。

⁷⁰ 《法句經》卷 2〈利養品 33〉：「自得不恃，不從他望，望彼比丘，不至正定。」CBETA, T04, no. 210, p. 571c11-12。「約利約耳，奉戒思惟，為慧所稱，清吉勿怠。」CBETA, T04, no. 210, p. 571c16-17。

⁷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a8-11。

⁷² 《出曜經》卷 15〈利養品 14〉：「自得不恃，不從他望，望彼比丘，不至正定。」CBETA, T04, no. 212, p. 691c18。「約利約可，奉戒思惟，為慧所稱，清潔勿殆。」CBETA, T04, no. 212, p. 692a23-24。

⁷³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3c18-22。

⁷⁴ 粗體部分為未出現在《出曜經》對應偈頌中的內容。

（二）弓工調角

〈14 明哲品〉的第 7 頌為：

弓工調角，水人調船，
材匠調木，智者調身。⁷⁵

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是〈智者品〉第 5 頌（Dhp 80）：

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ukārā namayanti tejanam;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⁷⁶
（灌溉者導引水，製箭工人調直箭桿，木匠調整木材，智者調御自身。）

此兩頌的對應偈頌請參考〈表 6〉。T210《法句經》翻譯作「弓工」的地方，從〈表 6〉可以見到，巴利《法句經》作“usukārā”（製箭者）、《優陀那品》⁷⁷作“iṣukārā”（製箭者），考量其他漢譯也作「弓工、弓師」，很可能是源頭文本即用字不同，而不是翻譯失誤。⁷⁸

翻檢《出曜經》，此一偈頌出現在〈18 水品〉：「水人調船，

⁷⁵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4a9-10。「材匠調木」，「宋、元、明藏」作「巧匠調木」。

⁷⁶ 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p. 12, “Truly, canal makers lead water, fletchers bend the arrow (straight); Carpenters bend wood, learned men tame the self.” (verse 80)

⁷⁷ Uv 17.10,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36.

⁷⁸ 巴利 dhanukārā 譯為「弓工、弓匠」。

弓師調角，巧匠調木，智人調身。」⁷⁹

《出曜經》此句的詮釋為：「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⁸⁰

角是製弓的六樣基本材料之一，只要不是太過簡陋的弓，就必須「調角」。如《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角……，筋……，膠……，絲……，漆……。」⁸¹

法光法師指出，⁸² 梵、巴偈頌與《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均是「弓師調角」作第二句，相當於「水人調船」是第一句，所以 T210《法句經》應該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或與巴利《法句經》非常接近的版本）。但是，這也同樣指出 T210《法句經》與梵文系統的數個版本不同（《出曜經》、《法集要頌經》較接近梵文《法句經》）。⁸³

T210《法句經》的譯文並不是孤例，《增壹阿含 38.6 經》的譯文可以支持此一次序：「弓師能調角，水人能調船，巧匠調其木，智者自調身。」⁸⁴

筆者認為，各版本《法句經》之間常有「句次」不同的現象，

⁷⁹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07c27-28。亦可參考《法苑珠林》卷 48：「弓師調角，水人調船，工匠調木，智者調身。」CBETA, T53, no. 2122, p. 652a23-25。

⁸⁰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08a1-3。

⁸¹ 戴震，《考工記圖卷》，《戴震全集》第五冊，中國合肥市：黃山書社，2010 年，頁 450 第 2-3 行。

⁸² Bhikkhu Dhammajoti,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p. 145, note 11.

⁸³ 梵文偈頌請參考 Uv 17.10,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36: “udakena nijanti nejakā, iṣukārā namayanti tejasā | dāruṇaṃ namayanti takṣakā, hy ātm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ḥ ||”

⁸⁴ 《增壹阿含 38.6 經》，CBETA, T02, no. 125, p. 721b13-15。《大正藏》作「水人能調水」，「宋、元、明藏」作「水人能調船」，CBETA, T02, no. 125, p. 721b13-15。

與其關注譯句的次序問題，不如探討為何漢譯《法句經》與《增壹阿含 38.6 經》均作「弓師」，而現存梵、巴對應偈頌卻是「箭師」的問題。

如果上引的《出曜經》詮釋「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可信，則可推論此一偈頌譯自與梵、巴對應偈頌不同的版本，而不是「誤譯」。

如果認為上引的《出曜經》詮釋「弓匠修治筋角……」不可信，也就是指認《出曜經》此段釋文並非譯自梵本，而是就漢譯《法句經》逐句詮釋；此一假說，雖然可以解決《法句經》的版本問題，但是，會涉入更複雜的《出曜經》翻譯議題。⁸⁵

〈表 6〉T210《法句經》「弓工調角」頌之對應偈頌

經名	品名	偈頌
T210《法句經》	〈14 明哲品〉 第 7 頌	弓工調角，水人調船，材匠調木，智者調身。
T212《出曜經》	〈18 水品〉 第 10 頌	水人調船，弓師調角，巧匠調木，智人調身。
T213《法集要頌經》	〈17 水喻品〉 第 10 頌 ⁸⁶	水工調舟船，弓師能調角，巧匠樂調木，智者能調身。
《增壹阿含 38.6 經》	〈38 力品〉	弓師能調角，水人能調船，巧匠調其木，智者自調身。
巴利《法句經》	〈6 智者品〉 第 5 頌(Dhp 80)	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 ukārā namayanti tejanaṃ;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
巴利《法句經》	〈10 刀杖品〉 第 17 頌(Dhp 145) ⁸⁷	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 ukārā namayanti tejanaṃ;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subbatā.

⁸⁵ 參考蘇錦坤，〈《出曜經》研究〉，《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2，2015 年，頁 65-175。

⁸⁶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5c22-23。

⁸⁷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41.

《優陀那品》	〈17 水品〉 第 10 頌	Udakena nijanti nejakā, iṣuk ārā namayanti tejasā Dāruṃ namayanti takṣakā, āt m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ḥ
--------	-------------------	---

(三) 已度癡淵

〈15 羅漢品〉第 2 頌：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
已度癡淵，如鴈棄池。⁸⁸

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為 91 頌：

Uyyuñjanti satīmanto, na nikete ramanti te;
Haṃsāva pallalaṃ hitvā, okamokaṃ jahanti te.⁸⁹

筆者譯為：具念者努力不懈，不喜有家，如雁離棄湖泊池塘，
不顧念任何居所。

諾曼（K. R. Norman）指出，⁹⁰ 前面所引的巴利《法句經》91
頌，其梵文《優陀那品》對應偈頌為：

smṛtimantaḥ prayujyante na nikete ramanti te |
haṃsavat palvalaṃ hitvā hy okam oghaṃ jahante te || (Uv 17.1)⁹¹

⁸⁸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4b2-3。

⁸⁹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26.

⁹⁰ 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p. 91, line 2-7.

⁹¹ Uv 17.1,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33.

第四句 “okam oghaṃ jahante te” 意為 “they leave their home, the water”(他們離開他們的家,水池),諾曼認為這比較適合「鵝(鴈)」的比喻。⁹² 正好與漢譯「已度癡淵」呼應。

依據這樣的解讀,可見漢譯者根據的文本與 Uv 17.1 相近,或者是漢譯者將相當於 “oka” 的用字解釋為「淵」而不是巴利文獻傳統的「家」。

巴利文獻中 “oka”(家、窟宅)的字,漢譯對應經典有時會出現「淵、流」的譯詞,這樣的狀況不僅出現在 T210《法句經》,也出現在《雜阿含 551 經》:

斷一切諸流,亦塞其流源,
聚落相習近,牟尼不稱歎。
虛空於五欲,永以不還滿,
世間諍言訟,畢竟不復為。⁹³

巴利《相應部 22.3 經》⁹⁴ 的偈頌與《小部·經集》844 頌⁹⁵ 為對應偈頌:

Okam pahāya aniketasārī, Gāme akubbaṃ muni santhavāni;
Kāmehi ritto apurakkharāno, kathaṃ na viggayha janena kayirā.

筆者譯為:捨棄了家之後而無(固定)住所(遊方乞食),牟尼在所到的村落不與人親暱;捨除感官欲樂而無所期待,他不與世間爭訟。

⁹² K. R. Norman,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p. 86, note 91.

⁹³ 《雜阿含 551 經》, CBETA, T02, no. 99, p. 144b4-7。

⁹⁴ SN 22.3 (S iii 9).

⁹⁵ Sn, p.165.

相對於“Okam pahāya”（捨棄家），《雜阿含 551 經》譯作「斷一切諸流」，支謙《義足經》譯作：「捨欲海度莫念」，⁹⁶ 將相當於“Oka”（家）的字譯作「流」或「海」。本文〈3.1 斷濁黑法，學性清白〉一節所舉的漢譯 10.20 頌作「度淵不反」與 14.15 頌作「不反入淵」（請參考〈表 1〉），也是同樣地將相當於“Oka”（家）的字譯作「淵」，這可能是出自南北傳的師說不同，而不是譯者誤解字義。⁹⁷

總結以上討論，此頌或者如同 Uv 17.1 的用字作“okam ogham”，而非巴利所用的“okamokam”；或者是將相當於“oka”的字解讀為「淵」而不是「家」。此頌應該不是譯自巴利文本。

五、「誤譯」的偈頌

支謙〈《法句經》序〉自稱「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昔傳此時，有所不解」，⁹⁸ 即使「譯所不解則不譯出」，仍然有可能誤解偈頌原意而造成「誤譯」。

筆者在〈《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一文已經探討幾處「誤譯」的譯例，⁹⁹ 可以從造成「誤譯」的原因推論出此一

⁹⁶ 《義足經》，CBETA, T04, no. 198, p. 180b23。

⁹⁷ 《法句經》卷 2〈34 沙門品〉：「捨五斷五，思惟五根，能分別五，乃渡河淵。」CBETA, T4, no. 210, p. 572a15-16。從「乃渡河淵」的巴利對應用字為「oghatinno 渡流者」(Dhp 370,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104) 來看，T210《法句經》的譯者對 ogha 的理解並無問題。關於將 oka 解釋作「水、淵」，請參考 PED, p. 162 左欄 oka 詞條第 7-9 行：“partly with udaka (as contraction): see below on Dh.34. Geiger (P. Gr. § 20) considers oka to be a direct contraction of udaka (via *udaka, *utka, *ukka, *okka).” 及第 7-9 行：“Dh.34 (oka-m-okata ubbhato, i. e. oka-m-okato from this & that abode, from all places, thus taken as okato, whereas Bdhgh. takes it as okasya okato and interprets the first oka as contracted form of udaka, water, which happens to fit in with the sense required at this passage,....)”

⁹⁸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6c15-16c22。

⁹⁹ 蘇錦坤，〈《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法鼓佛學學報》19，2016 年，頁 118-138。

詞彙的可能拼寫方式，進而追溯源頭文本的語言。

（一）不知成敗事

〈34 沙門品〉第 14 頌：

常制五陰，伏意如水，
清淨和悅，為甘露味。¹⁰⁰

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為位於〈25 比丘品〉的 374 頌：

Yato yato sammāsati, khandhānaṃ udayabbayaṃ;
Labhatī pītipāmojjaṃ, amataṃ taṃ vijānataṃ. (Dhp 374)¹⁰¹

《優陀那品》的對應偈頌為〈32 比丘品〉32.10 頌：

yato yataḥ saṃsṛāsati skandhānāṃ udayavyayam |
prāmodyaṃ labhate tatra prītyā sukham analpakam |
tataḥ prāmodyabahulaḥ smṛto bhikṣuḥ parivrajat || (Uv 32.10)¹⁰²

「udayabbayaṃ（巴利 Dhp 374）」或「udayavyayam（梵文 Uv 32.10）」意為「生滅」，但是三首漢譯均譯為「水」，請參考〈表 7〉。

實際上，T210《法句經》的譯者能正確地解讀此字，例如巴利〈8 千品〉113 頌為：

¹⁰⁰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a20-21，「常制五陰」，「宋、元、明藏」作「當制五陰」。

¹⁰¹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105.

¹⁰² Uv 32.10,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434.

Yo ca vassasatam iva, apassam udayabbayaṃ;

Ekāhaṃ jīvitaṃ seyyo, passato udayabbayaṃ. (Dhp 113)¹⁰³

此頌在 T210《法句經》的對應偈頌〈述千品 16〉第 14 頌將“udayabbayaṃ”譯作「成敗」：

若人壽百歲，不知成敗事，

不如生一日，見微知所忌。¹⁰⁴

T210《法句經》的〈16 述千品〉前 15 頌幾乎完全依照順序與巴利〈8 千品〉前 15 頌對應，可以合理推論此品前 15 頌譯自巴利《法句經》或與之十分親近的版本。

相對於此，T210《法句經》的譯者一方面能正確理解“udayabbayaṃ”的意涵，另一方面又在〈34 沙門品〉第 14 頌將相當於“udayabbayaṃ”的字譯作「如水」，顯示此一偈頌既不是譯自巴利偈頌，也不是譯自梵文本，而可能是如同諾曼所說緣自「犍陀羅語 -k-, -y- 的混淆」，而導致將“udaya”（生起）誤解作“udaka”（水）。¹⁰⁵ 同時，因為此首偈頌為四句，代表它更不可能是來自《優陀那品》或其相近的版本。因為《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的翻譯有時是直接承襲 T210《法句經》，所以，此一推論是否適

¹⁰³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32.

¹⁰⁴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b20-23。

¹⁰⁵ K. R. Norman,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Londo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 pp. 107-108,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obviously following a tradition based upon a Sanskrit form *udaka-baka, which could only come from a Gāndhārī-type dialect which inserted a non-historic -k- in place of a glide -y-, in the compound of udaya-vyaya ‘arising and passing away’.”

用於《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仍然有待進一步探討。

〈表 7〉巴利《法句經》374 頌之對應偈頌

經名	偈頌
巴利《法句經》〈25 比丘品〉	Yato yato sammāsati, khaṇḍhānaṃ udayabbayaṃ; Labhaṭī pītipāmojjaṃ, amataṃ taṃ vijānataṃ. (374) 任何觀見五蘊的生滅時，他得到喜樂， 對於識見此（五蘊生滅）的人，這就是 甘露。
《優陀那品》〈32 比丘品〉	yato yataḥ saṃsṛṣāti skandhānāṃ udayavyayaṃ prāmodyaṃ labhate tatra prītyā sukhaṃ anāpakaṃ tataḥ prāmodyabahuḥ saṃśrīto bhikṣuḥ parivrajat (32.10)
T210《法句經》〈34 沙門品〉	常制五陰，伏意如水， 清淨和悅，為甘露味。
《出曜經》〈33 沙門品〉 ¹⁰⁶	當制五陰，服意如水， 清淨和悅，為甘露味。
《法集要頌經》〈32 苾芻品〉 ¹⁰⁷	當制於五蘊，服意如水流， 清淨恒和悅，為飲甘露味。

六、重譯偈頌

如〈表 8〉所示，T210《法句經》呈現了 25 組重譯偈頌。¹⁰⁸ 巴利《法句經》的 80 頌與 145 頌除了最後一字不同之外，兩首偈頌

¹⁰⁶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65c18-19。

¹⁰⁷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96c4-6。

¹⁰⁸ 請參考蘇錦坤，〈〈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頁 88-110。
蘇錦坤，〈《法句經》的翻譯議題與重譯偈頌〉，《吳越佛教》10，頁 48-67。

完全相同；除此之外，巴利《法句經》並無重出偈頌。¹⁰⁹ 所以，〈表 8〉所列的《法句經》的任何一組重譯偈頌之中至少有一首是出於「後譯」，或者，甚至兩首都不是出自「初譯」。

以下舉例說明，分辨「初譯、後譯」的推論過程。¹¹⁰

〈表 8〉T210《法句經》的重譯偈頌¹¹¹

編號	偈頌一	偈頌二	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
1	樂戒學行，奚用伴為？獨善無憂，如空野象。 〈2 教學品〉（14）	寧獨行為善，不與愚為侶，獨而不為惡，如象驚自護。 〈31 象喻品〉（11）	〈23 象品〉 330 頌
2	信使戒誠，亦受智慧，在在能行，處處見養。 〈4 篤信品〉（8）	有信則戒成，從戒多致寶，亦從得諧偶，在所見供養。 〈29 廣衍品〉（13）	〈21 雜品〉 303 頌
3	以覺意能應，日夜務學行，當解甘露要，令諸漏得盡。 〈6 惟念品〉（10）	意常覺寤，明慕勤學，漏盡意解，可致泥洹。（「明慕勤學」異讀作「明暮勤學」） 〈25 忿怒品〉（7）	〈17 忿怒品〉226 頌
4	已知自覺意，是為佛	為佛弟子，常寤自覺，	〈21 雜品〉

¹⁰⁹ 巴利《法句經》80 頌：“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ukārā namayanti tejanam;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灌溉者導引水，製箭工人調直箭桿，木匠調整木材，智者調御自身。）145 頌：“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ukārā namayanti tejanam;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subbatā.”（灌溉者導引水，製箭工人調直箭桿，木匠調整木材，具戒者調御自身。）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23, 41. 兩頌只有“paṇḍitā”（智者）與“subbatā”（具戒者）的差異。

¹¹⁰ 關於「初譯」、「後譯」與「重譯偈頌」的關係，也可參考蘇錦坤，〈〈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頁 88-110。

¹¹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巴利《法句經》，Dhp, PTS. 亦可參考網站：<http://tipitaka.sutta.org/canon/sutta/khuddaka/dhammapada/yamakavaggo> (2019/6/15)。

	弟子，常當晝夜念， 佛與法及僧。 〈6 惟念品〉（12）	晝夜念佛，惟法思眾。 〈29 廣衍品〉（8）	296、297、 298 頌
5	為仁不殺，常能攝 身，是處不死，所適 無患。 〈7 慈仁品〉（1）	常自攝身，慈心不殺， 是生天上，到彼無憂。 〈25 忿怒品〉（6）	〈17 忿怒 品〉225 頌
6	解自抱損意，不躁言 得中，義說如法說， 是言柔軟甘。 〈8 言語品〉（8）	學當守口，宥言安徐， 法義為定，言必柔軟。 〈34 沙門品〉（3）	〈25 比丘 品〉363 頌
7	居亂而身正，彼為獨 覺悟，是力過師子， 棄惡為大智。 〈10 放逸品〉（9）	居亂而身正，彼為獨覺 悟，是力過師子，棄惡 為大智。 〈31 象喻品〉（17）	〈2 不放逸 品〉29 頌
8	愚人施行，為身招 患，快心作惡，自致 重殃。 〈13 愚闇品〉（9）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令後鬱毒。 〈17 惡行品〉（2）	〈5 愚人 品〉69 頌
9	過罪未熟，愚以恬 憒，至其熟處，自受 大罪。 〈13 愚闇品〉（12）	妖孽見福，其惡未熟， 至其惡熟，自受罪虐。 〈17 惡行品〉（5）	〈5 愚人 品〉66 頌
10	遠道近欲者，為食在 學名，貪猗家居故， 多取供異姓。 〈13 愚闇品〉（18）	遠道順邪，貪養比丘， 止有慳意，以供彼姓。 〈33 利養品〉（5）	〈5 愚人 品〉73 頌
11	學莫墮二望，莫作家 沙門，貪家違聖教， 為後自匱乏。」 〈13 愚闇品〉（19）	勿猗此養，為家捨罪， 此非至意，用用何益？ 〈33 利養品〉（6）	
12	此行與愚同，但令欲 慢增，利求之願異， 求道意亦異。 〈13 愚闇品〉（20）	愚為愚計，欲慢用增， 異哉失利，泥洹不同。 〈33 利養品〉（7）	〈5 愚人 品〉74 頌

13	是以有識者，出為佛弟子，棄愛捨世習，終不墮生死。 〈13 愚闇品〉（21）	諦知是者，比丘佛子，不樂利養，閑居却意。 〈33 利養品〉（8）	〈5 愚人品〉75 頌
14	制根從正，如馬調御，捨憍慢習，為天所敬。 〈15 羅漢品〉（5）	從是住定，如馬調御，斷恚無漏，是受天樂。 〈31 象喻品〉（16）	〈7 阿羅漢品〉94 頌
15	：不怒如地，不動如山，真人無垢，生死世絕。 〈15 羅漢品〉（6）	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闕，淨如水無垢，生盡無彼受。 〈36 泥洹品〉（26）	〈7 阿羅漢品〉95 頌
16	如策善馬，進道能遠，人有信戒，定意精進，受道慧成，便滅眾苦。 〈18 刀杖品〉（12）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具：明行成立，忍和意定，是斷諸苦，隨意所如。 〈31 象喻品〉（15）	〈10 刀杖品〉144 頌
17	觀行忍第一，佛說泥洹最，捨罪作沙門，無燒害於彼。 〈22 述佛品〉（9）	忍為最自守，泥洹佛稱上，捨家不犯戒，息心無所害。 〈36 泥洹品〉（1）	〈14 佛陀品〉184 頌
18	生死非常苦，能觀見為慧，欲離一切苦，行道一切除。 〈28 道行品〉（4）	知眾行苦，是為慧見，罷厭世苦，從是道除。 〈28 道行品〉（20）	〈20 道品〉278 頌
19	生死非常空，能觀見為慧，欲離一切苦，但當勤行道。 〈28 道行品〉（5）	知眾行空，是為慧見，罷厭世苦，從是道除。 〈28 道行品〉（19）	
20	斷樹無伐本，根在猶復生，除根乃無樹，比丘得泥洹。 〈28 道行品〉（9）	伐樹忽休，樹生諸惡，斷樹盡株，比丘滅度。 〈32 愛欲品〉（31）	〈20 道品〉283 頌
21	不能斷樹，親戚相戀，貪意自縛，如犢慕乳。	夫不伐樹，少多餘親，心繫於此，如犢求母。 〈32 愛欲品〉（32）	〈20 道品〉284 頌：

	〈28 道行品〉（10）		
22	法衣在其身，為惡不自禁，苟沒惡行者，終則墮地獄。 〈30 地獄品〉（2）	袈裟披肩，為惡不損，惡惡行者，斯墮惡道。 〈34 沙門品〉（29）	〈22 地獄品〉307 頌
23	無戒受供養，理豈不自損？死噉燒鐵丸，然熱劇火炭。 〈30 地獄品〉（3）	寧噉燒石，吞飲洋銅，不以無戒，食人信施。 〈33 利養品〉（20）	〈22 地獄品〉308 頌
24	人行為慢惰，不能除眾勞，梵行有玷缺，終不受大福。 〈30 地獄品〉（7）	行懈緩者，勞意弗除？非淨梵行，焉致大寶？ 〈34 沙門品〉（27）	〈22 地獄品〉312 頌
25	自得不恃，不從他望，望彼比丘，不至正定。 〈33 利養品〉（9）	學無求利，無愛他行，比丘好他，不得定意。 〈34 沙門品〉（5）	

（一）「墮地獄」與「墮惡道」

相當於〈表 8〉所顯示的第 22 組重譯偈頌，魏查理¹¹²指出，T210《法句經》位於〈30 地獄品〉的偈頌作「終則墮地獄」，¹¹³與對應偈頌巴利《法句經》307 頌相當，¹¹⁴兩者各自位於〈地獄品〉的第二頌，也都提到“nirayaṃ te upapajjare”（墮地獄）；位於〈34 沙門品〉的偈頌，¹¹⁵與對應偈頌《優陀那品》11.9 頌相

¹¹² 魏查理為最早提示「利用重複偈頌可以分辨其源頭文本」的學者，請參考 Charles Willemen,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Fa Chi Yao Sung Ching*, pp. XVIII-XIX。

¹¹³ 《法句經》：「終則墮地獄」CBETA, T04, no. 210, p. 570a10。

¹¹⁴ Dhṛ verse 307: “Kāsāvakaṇṭhā bahavo, pāpadhammā asaṇṇatā; Pāpā pāpehi kammehi, nirayaṃ te upapajjare.”

¹¹⁵ 《法句經》：「斯墮惡道」CBETA, T04, no. 210, p. 572b14。

當，¹¹⁶ 兩者各自位於〈沙門品〉，均作“gacchanti durgatim”（墮惡道）；與《優陀那品》在品名與偈頌次序都極為類似的《法集要頌經》，其對應偈頌也是作「斯則墮惡道」，可見後一頌確實與《優陀那品》有較密切的關係；請參考〈表 9〉。¹¹⁷

筆者以為，此兩首偈頌很有可能一首出於「初譯」而作「墮地獄」，另一首出於「後譯」而作「墮惡道」，支謙在進行「編訂」時，可能蓄意並存。

〈表 9〉T210《法句經》「墮地獄」與「墮惡道」兩頌之對應偈頌

經名	「墮地獄」	「墮惡道」
T210《法句經》	法衣在其身，為惡不自禁，苟沒惡行者，終則墮地獄。 〈30 地獄品〉(30.2)	袈裟披肩，為惡不損，惡惡行者，斯墮惡道。 〈34 沙門品〉(34.29) ¹¹⁸
《優陀那品》		kāṣāyakaṇṭhā bahavaḥ pāpadharmā hy asaṃyatāḥ pāpā hi karmabhiḥ pāpair ito gacchanti durgatim (11.9) 〈11 沙門品〉
巴利《法句經》 Dhp 307	Kāṣāvakaṇṭhā bahavo, pāpadhammā asaññatā; Pāpā pāpehi kammehi, nirayaṃ te upapajjare. 〈22 Nirayavaggo〉 (22.2)	
《出曜經》		袈裟被肩，為惡不損，惡惡行者，斯墮惡道。

¹¹⁶ Uv 11.9 見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188: “kāṣāyakaṇṭhā bahavaḥ pāpadharmā hy asaṃyatāḥ | pāpā hi karmabhiḥ pāpair ito gacchanti durgatim ||”

¹¹⁷ 《出曜經》作「袈裟被肩，為惡不損，惡惡行者，斯墮惡道。」與《法句經》卷 2〈34 沙門品〉的對應偈頌相同。

¹¹⁸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b13-14。

		〈12 沙門品〉 ¹¹⁹
《法集要頌經》		袈裟在肩披，為惡不捐棄， 常念行惡者，斯則墮惡道。 〈11 沙門品〉 ¹²⁰

（二）明行成立，忍和意定

相當於〈表 8〉所顯示的第 16 組重譯偈頌，T210 一首位於〈刀杖品〉，另一首位於〈象喻品〉。從〈表 10〉可見，《優陀那品》的對應偈頌位於〈19 馬品〉，而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位於〈10 刀杖品〉，因此可以合理推論，此組重譯偈頌前者譯自巴利文本，而後者來自與《優陀那品》相近的文本。

雖然梵、巴偈頌都是六句，T210《法句經》位於〈31 象喻品〉的重譯偈頌卻譯作八句：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具；

明行成立，忍和意定，是斷諸苦，隨意所如。¹²¹

從《出曜經》的〈20 馬喻品〉對應偈頌來看，很有可能上一偈頌同樣是作六句，「明行成立」與「定法要具」同樣是「明行具足」（巴利：Sampannavijjācaraṇā；梵：sampannavidyā caraṇaḥ）的對譯，而第八句「隨意所如」則是重複第二句，應為誤衍；去除此兩句，仍是六句；與《出曜經》譯文相同。

《出曜經》：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

¹¹⁹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79b25-26。

¹²⁰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2c18-20。

¹²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0c9-11。

信戒精進，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是斷諸苦。¹²²

〈表 10〉T210《法句經》「如策善馬」與「如馬調軟」

兩頌之對應偈頌

品名	刀杖品	象品或馬品
T210《法句經》	如策善馬，進道能遠， 人有信戒，定意精進， 受道慧成，便滅眾苦。 〈18 刀杖品〉（12） ¹²³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定法要具， 明行成立，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隨意所如。 〈31 象喻品〉（15）
《優陀那品》		bhadro yathāśvaḥ kaśayābhitāḍita hy ātāpinaḥ saṃvijitāś careta śrāddhas tathā śīlaguṇair upetaḥ samāhito dharmaviniścayaājñāḥ sampannavidyā caraṇaḥ pratismṛtas tāyī sa sarvaṃ prajahāti dukkhaṃ (Uv 19.2) 〈19 馬品〉 ¹²⁴
巴利《法句經》	Asso yathā bhadro kasāniviṭṭho, ātāpino saṃvegino bhavātha; Saddhāya sīlena ca vīriyena ca, samādhinā dhammavinicchayena ca; Sampannavijjācaraṇā patissatā, jahissatha dukkhamidaṃ anappakaṃ. (144) ¹²⁵ 你們應精勤迫切地修	

¹²²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11b12-13。

¹²³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b18-19。

¹²⁴ Uv 19.2 見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256.

¹²⁵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 41.

	習，如良馬加鞭；你們應以信、戒、精進、定、善分別法，而知行具足（明行足）地、具念地捨斷此眾多苦。	
《出曜經》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具，忍和意定，是斷諸苦。 〈20 馬喻品〉
《法集要頌經》		譬馬調能軟，隨意如所行，信戒及精進，定法要具足，……忍和意得定，能斷諸苦惱。 〈19 馬喻品〉 ¹²⁶

（三）「生死非常空」與「知眾行空」

此處再舉相當於〈表 8〉所顯示的第 19 組重譯偈頌為例。漢譯《雜阿含 1 經》「如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雜阿含 2 經》「如是正思惟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雜阿含 8 經》「如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與《雜阿含 79 經》「如無常，苦、空、非我三經，亦如是說」；以上述所引經典而言，¹²⁷ 巴利對應經典並未出現與「空」對應的經文，這是漢譯《雜阿含經》與巴利《相應部》之間的主要差異之一。

《法句經》卷 2〈28 道行品〉有一組五言偈頌：

生死非常苦，能觀見為慧，

¹²⁶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6c3-7。

¹²⁷ 《雜阿含 1 經》，CBETA, T02, no. 99, p. 1a14-15；《雜阿含 2 經》，CBETA, T02, no. 99, p. 1a25-26；《雜阿含 8 經》，CBETA, T02, no. 99, p. 1c29；《雜阿含 79 經》，CBETA, T02, no. 99, p. 20a24。

欲離一切苦，行道一切除。
生死非常空，能觀見為慧，
欲離一切苦，但當勤行道。¹²⁸

還有一組四言偈頌：

知眾行空，是為慧見，罷厭世苦，從是道除。
知眾行苦，是為慧見，罷厭世苦，從是道除。
眾行非身，是為慧見，罷厭世苦，從是道除。¹²⁹

巴利〈20 道品〉¹³⁰有與「知眾行苦」、「生死非常苦」相當的偈頌，而沒有與「知眾行空」、「生死非常空」相當的偈頌。因此，此組與「空」相關的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很有可能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或與其近似的文本。¹³¹

《優陀那品》12.7 頌則有與「知眾行空」相當的字句。

śunyataḥ sarvasaṃskārān prajñayā paśyate yadā |
atha nirvidyate duḥkhāḍ eṣa mārgo viśuddhaye || (Uv 12.7)¹³²

¹²⁸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a24-28。「生死非常空」，「甘博寫本」作「生死非身空」，見蘇錦坤，〈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10，頁 19-39。

¹²⁹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9b20-23。

¹³⁰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77-81.

¹³¹ 筆者認為，這也許就是造成此品兩譯並存的可能原因。一譯將其譯成「生死」，另一譯則譯為「眾行」。

¹³² Uv 12.7 見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194.

七、後綴偈頌

在 T210《法句經》「核心 26 品」之中，如〈15 羅漢品〉¹³³ 與巴利〈7 阿羅漢品〉¹³⁴ 同為 10 首偈頌，其對應偈頌的次序完全相同。¹³⁵ 但是，也有幾品的前幾首對應偈頌次序相符，在該品末後卻比巴利文本多出數首偈頌（筆者稱之為「後綴偈頌」）。

布臘夫推論這些所謂「後綴偈頌」出自兩種可能狀況：「一些額外增加的偈頌，特別是在某些品的章節末端成組出現的例子，會被假設為漢地編纂者根據其他來源所加；但是，這些額外的偈頌也有可能是在註釋書將（此一）巴利經典定型之前，在某時某地所佚失的偈頌。」¹³⁶

雖然，布臘夫指出有可能漢譯依據的文本是今本巴利《法句經》佚失部分偈頌之前的文本，因此漢譯會在篇章後段出現今本巴利《法句經》所無的偈頌。但是，除非出現新的出土文本，以目前文獻現況而言，篇章結構與巴利《法句經》相仿而帶有額外偈頌的文本並未出現。因此，暫且不考慮第二狀況。

筆者在此僅考慮第一狀況，也就是說：「後綴偈頌」應該是出自後譯，而在「編訂」時編入該品。以下舉例說明之。

¹³³ 《法句經》卷 1〈羅漢品 15〉，CBETA, T04, no. 210, p. 564a27-b15。

¹³⁴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26-28.

¹³⁵ 請參考筆者部落格，<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0/t210-chapter-15-t04564a15.html> (2019/3/15)。

¹³⁶ John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p. 36, “It may be assumed that a number of the additional verses, particularly those which in a few instances come in groups at the end of individual chapters, were added by the Chinese redactor from another source available to him; but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in some other places the pali text has suffered a loss at some period prior to the fixing of the text by the commentary.”

（一）漢譯〈放逸品〉與巴利〈不放逸品〉

T210《法句經》的〈10放逸品〉¹³⁷與巴利〈2不放逸品〉¹³⁸相當，兩者的對應偈頌如〈表 11〉。¹³⁹從〈表 11〉可以看出，漢譯此品的 1-9 頌與巴利此品的前九頌順序完全吻合，此一區段的《優陀那品》對應偈頌¹⁴⁰也都位於〈4 不放逸品〉；漢譯此品的 15-20 頌則巴利對應偈頌已非位於〈2 不放逸品〉，而此一區段的《優陀那品》對應偈頌卻落在〈16 雜品〉之中。

有可能 T210《法句經》的「初譯」只到第 14 頌為止，15-20 頌則是以「後譯」的偈頌成組編入。如果「後譯」的版本與《優陀那品》相近，理應持續編入梵本〈4 不放逸品〉的其他偈頌。如〈表 11〉所示，「後譯」偈頌的《優陀那品》對應偈頌卻是落在〈16 雜品〉的篇章之中，顯示本書譯者將「初譯」與「後譯」編輯成書的情況有些複雜。

另外一提，檢閱《優陀那品》的 4.17、4.18 兩頌並無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此兩頌的對應偈頌卻編在漢譯的〈21 世俗品〉（21.1、21.2 頌），而非〈10 放逸品〉；所以，漢譯的〈21 世俗品〉的此兩頌（21.1、21.2 頌）可能是出自「後譯」，其源頭文本有可能不是巴利《法句經》（無巴利對應偈頌），也不是梵文《優陀那品》（所處品名不符）。

〈表 11〉 T210《法句經》〈10 放逸品〉對應偈頌

A	B	C	A	B	C
1	21	4.1	11		4.13

¹³⁷ 《法句經》卷 1〈放逸品 10〉，CBETA, T04, no. 210, p. 562b18-c29。

¹³⁸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7-9.

¹³⁹ 請參考筆者部落格，<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0/t210-chapter-10-t04562b10.html> (2019/3/15) 與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4.html> (2019/3/15)。

¹⁴⁰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128-138.

2	22	4.2	12		
3	23	4.3	13	31	4.29
4	24	4.6	14		4.38
5	25	4.5	15	172	16.5
6	26	4.10	16	173	16.8
7	27	4.12	17	382	16.7
8	28	4.4	18		
9	29		19		16.11
10			20	87	16.14

A：T210《法句經》〈10 放逸品〉20 頌，B：巴利《法句經》〈2 不放逸品〉12 頌（第 21-32 頌），C：《優陀那品》〈4 不放逸品〉38 頌，〈16 雜品〉24 頌。

（二）漢譯〈道行品〉與巴利〈道品〉

T210《法句經》的〈28 道行品〉¹⁴¹與巴利〈20 道品〉¹⁴²相當，兩者的對應偈頌如〈表 12〉。¹⁴³從〈表 12〉可以觀察到，漢譯此品的 1-22 頌這一區段大致上與巴利對應偈頌順序相仿而未完全吻合，其中如 5、7、11-13、15、17-19 等九頌並無巴利對應偈頌；此品的 23-27 頌不僅未出現巴利對應偈頌，而且其次序與《優陀那品》〈12 道品〉¹⁴⁴若合符節；在此可以合理地推論，漢譯此品的 23-27 頌為譯自《優陀那品》12.14-18 頌。如作更大膽的估算，從漢譯此品第 17 頌以下（巴利《法句經》〈20 道品〉最後一頌 289 頌），也有可能都是譯自與《優陀那品》版本相近的〈道品〉。

¹⁴¹ 《法句經》卷 2〈道行品 28〉，CBETA, T04, no. 210, p. 569a16-c8。

¹⁴²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77-81.

¹⁴³ 請參考筆者部落格，<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1/t210-chapter-28-t04569a28.html> (2019/3/15) 與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12.html> (2019/3/15)。

¹⁴⁴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 191-199.

〈表 12〉T210《法句經》〈28 道行品〉對應偈頌（僅列
《優陀那品》〈12 道品〉之對應偈頌）

A	B	C	A	B	C
1	273	12.4	15		
2	274	12.11	16	289	
3	276		17		12.2
4	278	12.6	18		12.3
5		12.7	19		12.7
6	280		20	278	12.6
7			21	279	12.8
8	281		22	275/276	12.9
9	283		23		12.14
10	284		24		12.15
11			25		12.16
12			26		12.17
13			27		12.18
14	287		28		

A：T210《法句經》〈28 道行品〉28 頌，B：巴利《法句經》〈20 道品〉17 頌 273-289 頌，C：《優陀那品》〈12 道品〉20 頌。

（三）漢譯〈象喻品〉與巴利〈象品〉

T210《法句經》的〈31 象喻品〉¹⁴⁵與巴利〈23 象品〉¹⁴⁶相當，兩者的對應偈頌如〈表 13〉。¹⁴⁷從〈表 13〉看來，雖然此品的漢譯 15-17 三頌仍然有巴利對應偈頌，但是他們依次隸屬〈10 刀杖品〉¹⁴⁸、〈7 阿羅漢品〉¹⁴⁹、〈2 不放逸品〉¹⁵⁰；而此三頌則

¹⁴⁵ 《法句經》卷 2〈象喻品 31〉，CBETA, T04, no. 210, p. 570b9-c14。

¹⁴⁶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90-93.

¹⁴⁷ 請參考筆者部落格，<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1/t210-chapter-31-t04570b31.html>（2019/3/15）與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19.html>（2019/3/15）。

¹⁴⁸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37-41.

¹⁴⁹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26-28.

¹⁵⁰ Oskar von Hinüber and K.R. Norman, *Dhammapada*, pp. 7-9.

分別對應梵文本 19.2、19.3、19.4 三頌。可以合理地推論說，漢譯此品的最後三頌為譯自《優陀那品》。¹⁵¹ 在編訂時，將只提到「馬」而未提到「象」的三頌排在〈31 象喻品〉的篇末。

〈表 13〉T210《法句經》〈31 象喻品〉的對應偈頌

A	B	C	A	B	C
1	320		10	329	
2	321		11	330	
3	322		12	331	
4	323		13	332	
5	324		14	333	
6	325		15	144	19.2
7	326		16	94	19.3
8	327		17	29	19.4
9	328				

A：T210《法句經》〈31 象喻品〉17 頌，B：巴利《法句經》〈23 象品〉14 頌、320-333 頌，C：《優陀那品》〈19 馬品〉14 頌（僅列 T210《法句經》第 15-17 頌的對應偈頌）。

八、結語

支謙〈《法句經》序〉¹⁵² 談到成書過程為「初譯、後譯、編訂」三個階段，「後譯」為從竺將炎「復得十三品」，總共編訂作 39 品；這也是本文的初步假設「初譯為 26 品」的立論依據。同時，因現有 39 品之中有 26 品不管是在品名、品次以及某些品的對應偈頌次序與巴利《法句經》該品的偈頌次序大致相同，也就是各家學者將此 26 品稱為「核心 26 品」，甚至有意無意之間

¹⁵¹ Franz Bernhard, ed., *Udānavarga*, pp. 256-257.

¹⁵² 《法句經》卷 1：「法句經序」，CBETA, T04, no. 210, p. 566b14-c26。

認為今本「核心 26 品」的內容就是「初譯 26 品」。¹⁵³

從以下三點可以論證「初譯 26 品」的內容並不同於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核心 26 品」。一、今本「核心 26 品」的總偈頌數為 511 頌，如果「初譯」是譯自巴利《法句經》，後者僅有 423 頌，基本上無法從較少偈頌的源頭文本譯成較多偈頌的文本，其中必有增訂，所以「核心 26 品」絕不可能完全譯自巴利《法句經》或與其譜系非常親近的版本。二、從以上章節的論述，可以得知「核心 26 品」的某些偈頌並非出自巴利《法句經》。三、巴利《法句經》並未出現重複偈頌，今本「核心 26 品」出現了幾組「重譯偈頌」，因此，這些偈頌不是來自巴利《法句經》。

我們確知在「編訂」階段，編者曾將「後譯」的偈頌編入「初譯 26 品」之中；對於支謙是否也曾將「初譯 26 品」的偈頌移出，而編入「外 13 品」之中，我們仍待進一步的考證來下此結論。但是，我們恐怕沒有機會得知「初譯 26 品」的確切偈頌數量及內容了。

從支謙〈《法句經》序〉得知全部偈頌總數為 752 首，¹⁵⁴但是，現存偈頌約為 758 首，容易引人作出「有後人增添偈頌」的推論。筆者在此持保留態度，除非我們能舉證何首偈頌為後人所加，否則僅憑簡單的算術作出「後人竄入偈頌」的結論，對《法句經》的研究沒有任何幫助。

本經研究範圍有許多議題尚待澄清，例如：¹⁵⁵

1. T210《法句經》源頭文本（source text）所隸屬的「部派」。

¹⁵³ Bhikkhu Dhammajoti,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p. 69, line 35-37 敘述，畢亞、魏查理、水野弘元等等學者認為「核心 26 品」即是譯自巴利《法句經》，可參考蘇錦坤，〈〈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頁 87-88。

¹⁵⁴ 《法句經》卷 1：「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CBETA, T04, no. 210, p. 566c24-25。

¹⁵⁵ 此十一項議題的次序先後，不代表此一議題的重要程度。

2. T210《法句經》源頭文本的語言。
3. 「核心 26 品」與巴利《法句經》的關係。
4. 《法句經》「小序」的作者是否即為支謙。¹⁵⁶
5. 《法句經》「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是否依次為「核心 26 品」與「外 13 品」。
6. 「外 13 品」的來源。
7. 「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的辨識。
8. T210《法句經》與其他語言版本《法句經》的系譜關係。
9. T210《法句經》的譯文保留的古義。
10. T210《法句經》的重譯偈頌。
11. 敦煌、吐魯番《法句經》寫卷的研究。¹⁵⁷

其中以本文所討論的第 7 項「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的辨識」最為關鍵，這是解答上述諸如「隸屬的部派」、「源頭文本的語言」、「系譜關係」、「重譯偈頌」等議題的樞紐。

在本文以及筆者有關 T210《法句經》的系列論文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暫定的結論：

¹⁵⁶ 《法句經》在各品的品名與章數（偈頌數目）之後，有文字敘述此品旨要。例如〈1 無常品〉在「二十有一章」五字之後，為「無常品者，寤欲昏亂，榮命難保，唯道是真」等 16 字，CBETA, T04, no. 210, p. 559a8-9，本文稱此 16 字為〈1 無常品〉的「小序」。T210《法句經》共 39 品，均有「小序」；除了 T210《法句經》以外，目前已知的各語言版本《法句經》均無「小序」。屈大成認為：「本經每品啟始都有一短序，提示每品內容要點，為他本所無，很可能是傳譯或流布者所加插。」見屈大成，《法句經今注今譯》，頁 20。筆者則認為此一議題（「小序」是否為支謙於「編訂」時所加）有待進一步探討。

¹⁵⁷ 蘇錦坤，〈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為此類探討之嘗試，《福嚴佛學研究》10，頁 19-39。

1. 今本「核心 26 品」含有《優陀那品》獨有而巴利《法句經》所無的偈頌。因此，今本「核心 26 品」的內容不會等同於「初譯 26 品」。¹⁵⁸

2. 不能認為現存 T210《法句經》「核心 26 品」的所有偈頌均譯自巴利《法句經》，也不能主張所有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均出現在「核心 26 品」之中。

3. 初譯偈頌不一定是譯作「四言句」，後譯偈頌不一定是譯作「五言句」。

4. 「核心 26 品」之外的 13 品，即使將〈38 道利品〉、〈37 生死品〉與〈39 吉祥品〉擱置不論，也無法簡單歸結作「初譯出自巴利《法句經》，後譯出自《優陀那品》」。「核心 26 品」與「外 13 品」的源頭文本要比上一簡單推論複雜得多。

5. 可以依下列五種方法辨識「初譯偈頌」或「後譯偈頌」：「梵巴偈頌的分章差異」、「誤譯的偈頌」、「梵巴偈頌的用字差異」、「重譯偈頌」與「核心 26 品的後綴偈頌」。

6. 從可辨識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目前尚無法指出任何文體特徵或遣詞用字的特色，以作為將來分辨兩者的鑑別工具。

所以，在此草創階段，尚無法藉此成果來鑑定「純粹依靠漢譯的文字差異、文體特徵判定一首偈頌是出自梵文本還是巴利本」、「後譯的源頭文本隸屬那一部派」、「後譯的版本譜系」等等問題。

筆者期望本文能引發各種贊成、反對、補充或評判的意見，進而發展成為討論的平台，讓本文此處所論列的 11 個議題能得到較完整的解答。

¹⁵⁸ 例如〈17 惡行品〉第 7、8 兩頌，對應偈頌為 Uv 14.3-4，但是此兩頌在巴利《法句經》無對應偈頌，請參考筆者部落格，<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14.html> (2019/3/15)。

附錄：本文判定的《法句經》偈頌

〈表 14〉本文判定的 T210《法句經》偈頌

偈頌編號 ¹⁵⁹	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 ¹⁶⁰	《優陀那品》對應偈頌	初譯或後譯	判定理由
9.1-2	Dhp 1, 2	Uv 31.23-24	後譯	「心尊心使」與巴利《法句經》“manomaya”字義差異較大，與其他版本的“manojavā”字義相同。
10.20	Dhp 87, 88	Uv 16.14	後譯	與《優陀那品》對應偈頌同為六句。
12.17	Dhp 59	Uv 18.13	後譯	將“saṅkāra”（塵垢、垃圾）當作“saṃsāra”（新譯：輪迴；舊譯：生死）；將相當於“andhabhūte”（愚闇者）的字誤解成“antabhūte”（anta 邊 - bhūte 界），可能是犍陀羅語的影響。
14.7	Dhp 80	Uv 17.10	後譯	「弓工調角」的譯詞與巴利偈頌不符。
14.15, 14.16	Dhp 87, 88	Uv 16.14	初譯	與巴利對應偈頌同樣位於〈智者品〉（〈者品〉），且同為兩頌四句。
15.2	Dhp 91	Uv 17.1	後譯	將相當於“oka”（家）的字譯作「淵」。
15.6	Dhp 95	Uv	初譯	《優陀那品》對應偈頌

¹⁵⁹ 欄中的「a.b」，a 的數字代表 T210《法句經》的品序，b 的數字代表此偈頌在此品的編序；例如「10.20」代表 T210《法句經》的〈10 放逸品〉第 20 頌。

¹⁶⁰ 巴利《法句經》的偈頌編號（如 Dhp 91）與梵文《優陀那品》的偈頌編號（如 Uv 31.23）為遵循國際慣例。

		17.12		“hrada”（湖水、潭水）較不易誤解作“arahato”（阿羅漢、真人）。
18.12	Dhp 144	Uv 19.2	初譯	與 Dhp 144 同在〈刀杖品〉。
20.1	Dhp 157	Uv 5.15	後譯	偈頌內容缺乏與「智者應（至少）在夜中三時的任一時（均）保持警覺」相當的譯詞。
21.1-2		4.17-18	後譯	位於「核心 26 品」，巴利《法句經》卻無此對應偈頌。可能既非出自巴利版本，也非《優陀那品》。
25.10-11	Dhp 229, 230	Uv 29.47-48	初譯	巴利《法句經》前頌後半為《優陀那品》後頌前半；巴利《法句經》後頌前半為《優陀那品》後頌後半。
28.1	Dhp 273	Uv 12.4	初譯	可能是巴利“dvipadānam”被理解作“dīpa-dānam”（燈-施）。
28.4	Dhp 278	Uv 12.6	後譯	將“saṅkhāra”（諸行）當作“saṃsāra”（新譯：輪迴；舊譯：生死），可能是犍陀羅語的影響。
28.5, 28.19		Uv 12.7	後譯	位於「核心 26 品」，巴利《法句經》卻無此對應偈頌。
28.23-27		Uv 12.14-18	後譯	位於「核心 26 品」，巴利《法句經》卻無此對應偈頌，且順序與《優陀那品》〈12 道品〉的對應偈頌相同。
30.2	Dhp 307	Uv 11.9	初譯	前一頌「墮地獄」，與 Dhp 307 “nirayaṃ te upapajjare”（墮地獄）相當。

31.15	Dhp 144	Uv 19.2	後譯	位於〈象喻品〉，與 Uv 19.2 位於〈馬品〉相當。
31.15-17	Dhp 144, Dhp 94, Dhp 29	Uv 19.2-4	後譯	此三首偈頌位於「同品的巴利對應偈頌結束」之後，且順序與《優陀那品》〈19 馬品〉的對應偈頌相同。
33.12-13	Dhp 365, 366	Uv 13.8, Uv 13.12	後譯	「奉戒思惟」顯然反映《優陀那品》〈利養品〉偈頌 “ <i>śīleṣu susamāhitaḥ</i> ” (善安住於戒)，而非巴利〈比丘品〉偈頌 “ <i>alābhaṃ nātimaññati</i> ” (不忽視自己的義利／解脫)。
34.14	Dhp 374	Uv 32.10	後譯	將相當於 “ <i>udayabbayaṃ</i> ” 的字譯作「如水」，可能是犍陀羅語的影響。
34.29	Dhp 307	Uv 11.9	後譯	「墮惡道」，與 Uv 11.9 頌相當。
36.24	Dhp 95	Uv 17.12		T210《法句經》15.6 頌譯自巴利《法句經》，此頌為重譯偈頌，可能譯自其他語言版本的《法句經》。

縮寫：

中文經典引文依照《大正藏》編號，巴利經典引文依照巴利聖典協會（Pāli Text Society，略稱 PTS）版本編號，第一個數目字表示經號，然後依卷數，頁次及行次標示。

Dhp	巴利《法句經》 Dhammapada
PED	《巴英字典》 <i>Pali-English Dictionary</i> 。本文以“PED” 指稱 “Rhys Davids, T. W. and William Stede, <i>Pali- English Dictionary</i> . 1925.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 2381	法國國家圖書館 BnF Gallica 「法藏敦煌遺書 P. 2381 寫卷」，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303274r.r=Pelliot%20chinois%202381?rk=21459;2 (2019/3/15)
SN	巴利《相應部》 Saṃyutta Nikāya
Sn	巴利《經集》 Sutta-nipāta
Uv	梵文《優陀那品》 Udānavarga
外 13 品	T210《法句經》「核心 26 品」之外的 13 品
甘博寫本	甘肅博物館藏《法句經》寫本
核心 26 品	T210《法句經》的 9-32、34、35 等 26 品

引用書目

藏經原典或古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電子佛典系列, 2016 版光碟。

《雜阿含經》, CBETA, T02, no. 99。

《增壹阿含經》, CBETA, T02, no. 125。

《義足經》, CBETA, T04, no. 198。

《法句經》, CBETA, T04, no. 210。

《出曜經》, CBETA, T04, no. 212。

《法集要頌經》, CBETA, T04, no. 213。

《法苑珠林》, CBETA, T53, no. 2122。

《出三藏記集》, CBETA, T53, no. 2145。

中日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水野弘元著、許洋主譯(2003)。《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臺北：法鼓文化。

呂澂(2012)。《呂澂——大師講解經論》。新北：大千出版社。

屈大成(2014)。《法句經今注今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2015)。〈論《法句經》的版本及其所屬部派〉,《五台山研究》122, 頁37-42。

黃儼華(1979)。〈《法句經》談概〉,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91·經典研究論集》。臺北：大乘文化, 頁 181-191。

戴震(2010)。《考工記圖卷》,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集》第五冊。中國合肥市：黃山書社。

蘇錦坤(2014a)。〈《法句經》的「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福嚴佛學研究》9, 頁 23-48。

——(2014b)。〈《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 頁 77-132。

——(2015a)。〈《出曜經》研究〉,《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2, 頁 65-175。

- (2015b)。〈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10，頁 19-39。
- (2015c)。〈《法句經》的翻譯議題與重譯偈頌〉，《吳越佛教》10，頁 48-67。
- (2016)。〈《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法鼓佛學學報》19，頁 93-158。

釋印順（1982）。《華雨香雲》。臺北：正聞出版社。

蘇錦坤個人部落格，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0/t210-chapter-10-t04562b10.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0/t210-chapter-15-t04564a15.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1/t210-chapter-28-t04569a28.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1/t210-chapter-31-t04570b31.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12.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14.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19.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1/4.html> (2019/3/15)。

<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5/02/31.html> (2019/3/15)。

西文專書、譯著、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Beal, Samuel. 1878. *Text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Commonly Known as Dhammapada, with Accompanying Narrative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 Trübner & Co..

Bernhard, Franz, ed. 1965. *Udānavarga. Sanskrit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5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Bodhi, Bhikkhu.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 Brough, John. 1962, 2001.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Cone, Margaret. 1989. "Patna Dharmapad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3, pp. 101-217.
- Dhammajoti, Bhikkhu K.L. 1995.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 Sri Lanka: University of Kelaniya.
- Norman, K. R. 1997a.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Londo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 1997b.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PTS.
- von Hinüber, Oscar and K. R. Norman, *Dhammapada*. 1995, Oxford: PTS.
- Willemen, Charles. 1978.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Fa Chi Yao Sung Ching*.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 . 2013.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Fa ji yao song jing T.213*. Berkeley: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BDK America.
- Ancient Buddhist Texts,
-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01-Yamaka.htm> (2019/3/15).
-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06-Pandita.htm> (2019/6/14)
-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index.htm> (2019/3/15).
-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01-Pairs.htm> (2019/6/14).
- <https://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16-Verbalising.htm> (2019/6/15).
- Online Pāli Tipiṭaka · 巴利《法句經》, <http://tipitaka.sutta.org/canon/sutta/khuddaka/dhammapada/yamakavaggo> (2019/6/15).

Early and Late Translations in the *Faju Jing* (T210)

Ken Su

Āgama Research Group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e question of the sectarian affiliation of the Dharmapada source text used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210 *Faju Jing*. Scholars such as Yin Shun, Huang Chanhua, and Charles Willemen argue that the earliest section, namely the core 26 chapters, are based on the Pali *Dhammapada*. Lu Cheng on the other hand believed that it belonged to the Mahīśāsaka school. Bhikkhu Dhammajoti showed how a number of the verses do not have any parallels in the Pali version, and that the translation reveals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text was probably neither Pali nor Sanskrit. Qu Dacheng argued that “the early translation belongs to the Tāmraparṇīya, Dharmaguptaka, or Mahīśāsaka school. [...] The whole text belongs to the Tāmraparṇīya school joined with the Sarvāstivāda.”

Yet, in his preface Zhi Qian tells us that the translation went through three phases: early translation, subsequent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For this reason, the questions of the sectarian affiliation and language of the source text, together with duplicate verses and genealogical issues amo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Dharmapadas, cannot be adequately addressed without clearly distinguishing the contents belonging to the early translation and those belonging to the subsequent translation phas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first devise a method or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the contents of these two parts of this text.

In this article I shall propose five principles for this work: comparing chapter divisions to the Pali and Sanskrit versions; comparing translation word use and word interpretation to the Pali and Sanskrit; considering mistranslated verses; considering duplicate verses; looking at the verses appended to each of the 26 core chapters. My wish with this framework is to foster interest in this work of developing

methodologies for this type of textual analysis.

Keywords:

Faju Jing, early translated verses, later translated verses, mistranslated verses, chapter division